

中原戏曲文化与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之盛衰

贾 涛

(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四大年画基地之一,明清之际走向兴盛,朱仙镇曾一度成为中原年画与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地方艺术中心。但近代以来朱仙镇木版年画深度衰落,如今成了被“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兴衰的原因学术界十分关注。本文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盛衰史与中原戏曲艺术文化的盛衰有直接关联,是在戏曲文化与其他因素综合影响下所致,展现了民间艺术与地方文化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朱仙镇;地方戏曲;木版年画;盛衰

[中图分类号] J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4)01-0126-05

位于河南中部的开封朱仙镇垂名已久,如今最使它显扬的是木版年画。尽管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衰败已成定势,可它昔日的辉煌似乎仍在散发余光,也不禁令人反思。2006年朱仙镇木版年画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之相关的中国雕版印刷术水印技艺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些年来,许多名家学者关注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冯骥才、薄松年等专家学者先后实地考察,著述撰文推介宣传,2009年初“首届中国木版年画艺术节”在这里举行,各式各样的国际国内研讨会接踵而至,各种媒体宣传报道持续不断,朱仙镇这个名字又重回人们的记忆,许多荣耀大有使之再度辉煌之势。然而,有时盛名之下往往掩盖着衰败的真相,小镇千年,从历史上岳飞抗金到明清木版年画,再到今天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一武,一今一昔,贯穿了它的整个发展史、兴衰史,似乎也预示着某些文化姻缘与宿命。

一

朱仙镇自古以来皆以镇小名大而自居。它的扬名与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有关,即在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朱仙镇北距开封45华里,据河临衢,是宋代一个重要交通驿站,当时并无村落、镇市。现在该镇东南5华里的古城村当时却为人注目,因为这个地方在战国时期郑庄公修建了一座边城,是郑国向东拓展的锁钥重地,因此称之为“启封”。西汉初年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称“开封”。据史料记载,唐代末期开封城已经北迁并迅速成为中原重镇,是南北水陆路交通枢纽,而故城“启封”便成了一座弃城,更名为古城村,该村到宋代中期已破蔽成荒,至今仍存^①。至于距这座弃城不远的朱仙镇,其镇名在宋代早期文献史料中并未记录,北宋末年才偶然出现^[1]。南宋著名将领岳飞抗金攻打开封时屯兵朱仙镇,捷报频传,由此使该镇名声大振。以此推算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最早不超过北宋末年。

该镇的名称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信陵君的著名谋士朱亥,朱亥出身屠户,却在围魏救赵、克破强秦方面立下大功,天下扬名。朱亥曾住的地方叫仙人庄,在朱仙镇北十公里处,朱亥墓即在此地。朱亥有朱仙之誉,朱仙镇因此得名,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另一种说法在朱仙镇却家喻户晓:即朱仙镇原名叫“诸仙镇”或“聚仙镇”,是各路神仙聚集之所。在当地口语中“诸”、“聚”与“朱”同音,朱仙镇之名渐渐确定下来。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么多神仙?原来明清时期这个小镇庙宇众多,诸多神仙不过是这些庙宇里供奉的神祇。据说香火盛时朱仙镇最多有大小七十二座庙宇,至今还保留着两座规模较大的关帝庙与岳飞庙,全是明清时建筑,这在中原一带一般市镇中十分罕见。众多神仙被集中供奉在庙宇里,这些庙宇以各路仙人的名号命名,“聚仙镇”、“诸仙镇”即“朱仙镇”因此得名。体现在朱仙镇木版门神年画中,神仙故事题材与神仙形象的确很多,如财神关公、柴进,染色仙葛仙,牛王神、马王神、灶王神等,最集中

[收稿日期] 2013-05-04

[基金项目] 2012年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2012BYS01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贾涛,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和中国书画理论。

① 北宋诗人梅尧臣《过开封古城》诗云:“荒城临残日,鸡犬三四家。岂复左阡陌,但问新桑麻。颓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堕铜镞,青血为土花。”从中可知开封故城当时的破败之状。

的是天地全神。照此说来,朱仙镇的名称由来几经变更,反而更富于文化意义与地方色彩,并与中原地方戏曲文化又有着直接关联。

“庙会”一词说明有庙就有会,有会就有戏,这在中原农村是一种习俗。明清之际朱仙镇庙会远近闻名,它不仅是这一地区较大的商业集贸市场,还是一个主要娱乐中心。在古代农村,最大、最有规模的娱乐莫过于唱大戏,尤其在明末、清代戏曲艺术比较繁盛时期。可以说,戏曲、庙宇、庙会、商贸集中于朱仙镇,才促使该镇名利双升,一度繁荣。

朱仙镇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其商业繁荣并行不悖。据朱仙镇民间工艺大师万秀华介绍:朱仙镇是中原戏曲的发源地,在明清之际各路戏班都以在这里表演为荣。那时的朱仙镇商铺林立,人口众多,戏曲表演辐射面大,影响面广。这里有戏曲行会,并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为该镇戏曲日,即配合木版年画开市日(农历九月九日),各路演员开始登台献艺。当时戏曲行会有一个规矩:凡是学戏已成即将出师的年轻演员入行,或是老演员转班,都要在朱仙镇义演,以验其技艺,然后才由各大戏班量才招用。因此,朱仙镇当年的戏曲表演盛况空前,这大大小小的庙宇与各种庙会既是戏曲表演的场所,又是他们的歇脚之处,还是庙主们求施与敛财的好机会,所以这里的庙会与戏曲都十分红火,成了中原农村少有的艺术中心。

一地的戏曲繁荣大多与其商业贸易不可分割。朱仙镇的商业兴盛是在明代以后,与中原地方戏曲艺术的兴盛期恰相吻合。据《开封府志》记载,在清康熙中期,朱仙镇在开封府所有的关市镇店中商贾贸易最盛,当时有诗描绘其繁华景象,云:“万家繁生聚,一水隔东西。”(李来章《礼山园诗集》卷八)^{[2]635}“闻闾栉比,清波极目,舟楫充盈。北控陈桥,南通尉氏,仿佛当年古汴京。”(陈维崧《迎陵词全集》卷二四《过朱仙镇》)^[2]另据现存于该镇山西会馆中的《重修关帝庙碑记》记载,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为重修关帝庙,朱仙镇共有270余家作坊捐资,抽厘金额达银300余两,其中参与捐资的门神作坊14家,皮行作坊251家。可见当时朱仙镇的商业繁荣程度。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朱仙镇显然有与古城开封并盛之势,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它已经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据清代光绪年间《祥符县志》记载:“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江西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3]59}在全国四大名镇中朱仙镇仍然名列前茅。据记载,在最繁盛时期,朱仙镇的商民有四万多户,人口二十余万,自然成为中原乃至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由上述可知,当时朱仙镇的商业除了皮货行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木版年画。年画既是一种商业产品,又是民间工艺,它在朱仙镇综合商业贸易的带动下规模日渐扩大,声名远播,在年画领域又位居全国四大年画基地之列,与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山东杨家埠齐名,至今人们仍念念不忘。民国初年李步青所著《岳飞与朱仙镇》一书中说:“红纸门神,系旧欲过年之消用物,为镇中最著名之特产。”可见尽管年画不是最大的商行、贸易额最多的商品,却是最有特色、最著名的品种。当时朱仙镇聚集着大批山西、陕西等地的客商,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一下子就看中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市场前景,因而在做其他货物生意的同时,投资年画生产与销售,使这门生意更加红火兴隆起来。据当地老年人介绍,当年朱仙镇木版年画名声最大、生意最好、受惠最多的不是朱仙镇人,而是晋陕客商。在朱仙镇木板年画盛期,规模较大的商号是山西人开的“德源长”,门面有五六间,作坊百余间,雇工多达一百多人。而做年画生意的商铺更多。明清时期晋陕甘客商在全国各地做生意,富甲一方,也因此在全国各地留下不少建筑文化遗迹。朱仙镇现在还存有当年兴建的山陕会馆,而向北45华里的开封市内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山陕甘会馆,也是明清晋陕甘客商集资所建,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会馆中清一色古典建筑,飞檐走壁,雕梁画栋,弥足珍贵。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处的山陕会馆,都必然立关公庙,塑关公像,建非常讲究的戏台戏楼。关公是那一带商人信奉的财神,也是民间戏曲的重要角色,唱戏是客商业余娱乐生活和交际手段,直接或间接助推了商贸发展,在朱仙镇则成就了木版年画。因为明清时期的年画,除了门神一类之外,大部分内容是戏曲题材。唱戏可以让年画的木版刻工感受体会画题内容,更好地塑造画面形象;同时还可以让普通百姓通过看戏,了解、理解年画的内容和寓意,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无形中会提高年画的影响力,拓宽了年画的销路。当地民间很早就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画中要有戏,百看不腻。”

中原农村人们十分热爱戏曲,戏曲在这里很有市场且历史悠久。尤其是元明以降,戏曲艺术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地方戏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明清之际,尤其是从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约1700—1774年),中原地方戏开始酝酿兴起,从乾隆中叶到道光末年,这一戏种已经十分繁荣了。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朱仙镇木版年画逐步走向兴盛与巅峰。据现存于朱仙镇关公庙的碑刻记载,这里的庙宇和戏楼都是这一时期捐资

兴建的。如至今仍存的关帝庙,又名山西会馆,始建于明代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并于崇祯年间修建了戏楼(这是俗称,学名舞楼)。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贸易的扩大,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山西众商号捐资重建会馆及关帝庙。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众商户再次捐资修复关帝庙戏楼,清乾隆七年(1742年)再次重修。清乾隆四十七年(1775年)又将关帝庙戏楼移建于照壁内。关帝庙戏楼高三丈,其前部的挑檐卷棚建筑精美,至今还保存完好。道光十二年(1832年)山西商号再次出资整修扩建关帝庙大戏楼(此时也叫春秋楼),该楼上部1943年侵华日军进驻朱仙镇时拆除改为炮楼,1947年国民党保安团进驻此地时将其彻底拆毁,用以修筑防御工事。

从史料中可知,朱仙镇关帝庙及其戏楼一再整修扩建的年代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并延续至道光末期,这一时期恰恰是朱仙镇商业繁荣、木版年画崛起兴盛的时期,又是以戏曲形象为主的木版年画在全国各地盛行的时期,戏曲无疑是这里人们最重要、最普及的文化生活。当时中原地方戏有许多品种流行,如罗罗腔、弦索腔(又称女儿腔,俗称河南腔)等,地方小戏品种更加繁多,并广受欢迎。在旧时代,戏曲是一种普及性很强的社会文化,演戏讲究气氛与捧场,无论富贵贫穷,唱戏都是公众的、公开的。请戏班唱戏也可以量力而行。钱多可以唱大戏,想省钱可以唱小戏,一两个人说说唱唱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戏曲既具有娱乐功能,又具有教育作用,主要表现爱情、婚姻、家庭、伦理、善恶,在文化、教育并不普及的封建时代,它是宣传传统忠孝节义、传播伦理道德的良好途径,因此颇受社会欢迎,公私都大力提倡。河南是民族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豫剧、越调、四平调、曲剧、河南坠子等流传很广,有些著名的剧目,人们皆耳熟能详,甚至还能模仿自娱。

因此,朱仙镇木版年画吸收民间戏曲因素,以迎合人们这方面的偏好是自然而然的事。许多戏曲题材在朱仙镇年画刻印时被直接引用,如《三娘教子》、《长坂坡》、《王小赶脚》、《文王访贤》、《九龙山》、《罗章跪楼》、《木兰从军》等等。这些戏曲题材占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大多数,其内容家喻户晓,普通百姓贴在门上不仅自己看得懂,街坊四邻也都看得懂,看年画、讲故事成了年节风气,因此这种题材的年画最受欢迎。

戏曲因素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影响不止题材内容,在形象塑造与表现手法上也十分明显。朱仙镇木版年画多数以人物为主,而人物形象的脸谱化、虚拟化、夸张变形等戏曲化手法常运用其中。人物服饰又多以古装戏曲的形式出现,这样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戏曲性就更加强烈。在年画表现中,人物的面部刻画是戏曲中的脸谱,行头亦是舞台上的行头,招式同样是戏曲里边的招式,年画与戏曲已经水乳交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画说戏,并且以吉祥喜庆的喜剧为主,以烘托气氛为目的。在画面人物的表现上朱仙镇木版年画颇有一些戏剧性和想象力。如在人物安排上,一幅画中重要人物体量大,次要人物体量小,而且尺寸大小十分悬殊。如果是人与马、人与麒麟等动物并置,则人物大、动物小,尺寸比例同样悬殊。这种刻画手法本身就有“戏说”与“虚拟”的味道,是戏曲艺术虚拟化特征的直接借用。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中,即使是画面的上几束草丛,作为点缀或画面构成,它们仍然具有装饰味道,齐齐整整,似是而非,十分有趣。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众多的戏曲因素中,最突出的还是人物戏曲化造型,无论是神祇画、故事画、历史画,戏曲性地夸张、变形、装饰成了最重要的手段与审美特色。

年画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需张贴的观赏品,年画人物的戏曲化无异增加了广大百姓的认同感、欣赏力与购买兴趣,因此年画的销量不断增加,影响扩大。不仅是在中原,在全国各地,明末以至清末、民初,张贴年画成了普遍的习俗,尤其在清代中期变得更加红火^[4],由此在全国形成了以开封朱仙镇、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等为中心的年画制作基地,占据东西南北中大部分年画市场,年画的制作与经营成了这些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戏曲艺术、尤其是地方戏曲在全国的遍地开花。朱仙镇木版年画及其戏曲化只不过是这一时期时代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

遗憾的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红火一时,之后就渐渐衰落了。同样,上述几大年画制作基地也都先后呈衰落之势,说明这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只是朱仙镇显得更为突出、更为萧索一些。如今的朱仙镇,从事木版年画制作的仅仅三五家,基本上是自由经营,没有固定市场,没有稳定客源,与清代盛期周边十几个村庄共同加工制作年画的盛况相比,有天壤之别。如今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像古董一样成了一种稀罕物,即使是本镇居民逢年过节也没有人再张贴这种成本不菲的手工木版年画,代之以价格低廉的机印年画,平时更无人问津。朱仙镇也从原来的数十万人口的大市镇变成了万余人的普通中原小镇,在当年闻名全国的四大名

镇中,只有朱仙镇最为不堪。

许多专家学者十分重视这一状况,深入研究朱仙镇及其木版年画衰落的原因,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有印刷技术进步说,有经济能力影响说,有交通方式转变说,有河流航运影响说等等^①。最近较为流行的是后者,即朱仙镇木版年画兴也航运、衰也航运。的确,自古以来朱仙镇滨临贾鲁河,可以说这条河是该镇的“福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起时间与该河道的通航相对应,即在清乾隆时期。开封及朱仙镇虽临近黄河,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水流平缓,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水流反而南下入淮,属于淮河流域。在古代中原,河道船运是重要的运输渠道,隋代开挖的大运河其主要功能也是航运。在宋代大运河即在开封与黄河交叉,城区及周边河道纵横,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可见一斑。北宋建都开封,也与当时此地纵横交错的河流、便于通航有关。至明末清初,开封已降为府首,过去的河道大多因黄河屡屡泛滥淤积而废弃。此时保留下来途经朱仙镇的最主要河道贾鲁河即古汴渠,原来的水源是引黄河水入淮,泥沙太多淤积河道,不便通航。航运影响说认为,后来的贾鲁河改以发源于黄河南岸荥阳地区的索水、须水、京水“三水”为源头,水质变得清澈,通航能力大大增强,并由此带动朱仙镇商业贸易的兴起,进而促进了其木版年画的兴盛。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六月,黄河在中牟一带溃坝决堤,泛滥成灾,并夺贾鲁河入淮,贾鲁河由此河道淤滞,水运不畅,导致商贾四散,朱仙镇商业凋敝,木版年画由此衰落^[5]。

笔者并不认同纯河道航运因素及商业因素左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盛衰,因为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民间年画作为民俗与民间艺术的特殊性,忽略了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作为民间消费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主要销售区域是广大农村,年画的兴衰,与中原民间风俗及民俗的变化、尤其是地方戏曲艺术的兴衰有很大关系。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衰落固然有河道受阻等原因,然而并非根本原因。黄河在明清时期多次决堤泛滥,堵塞河道的情况屡屡发生,贾鲁河的源头“三水”并未改变,至今依然,而且淤塞河道与疏浚河道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后来废弃河道而不用,一方面与泥沙严重淤积有关,一方面与陇海铁路的开通有关,同时也与石版印刷的再现、中原社会动荡不安、戏曲艺术逐步衰落有关。从上文可知,最严重的一次黄河水患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不仅贾鲁河河道淤积,还给朱仙镇本身造成极大破坏,“大溜正冲镇北,直射关庙春秋阁后。时居民皆避庙西沙岗一带,幸地势稍高得免,然河东民舍市廛已沉溺大半。”^[2]即便损失如此之大,朱仙镇的商户并没有马上撤离,仍有不少商家出资重建关帝庙戏楼(春秋阁),这在上文中已经提及。再加上朱仙镇据河临衢,即使水运受阻,陆运并未阻断,并不影响其木板年画的集散。朱仙镇位居开封至尉氏、许昌、周口的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是开封通向南、东南、西南的门户和通衢重镇,怎能因为一河之废而一切俱废?同时,晋陕商家多来自西北,而朱仙镇木版年画及其他商品遍及华北、江南各地,也不是一条贾鲁河的水运可以承担的。

因此仅以水患造成水运受阻导致朱仙镇及其木版年画衰落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表面看是水患淤塞贾鲁河道造成通航能力下降、货运受阻,其深层因素还是人类、时代与社会文化自身的改变。的确,朱仙镇在清代多次遭遇水患,淹没市集,致使模板刻板散落毁坏,许多艺人也逃荒避难,流落他乡。没有了木版年画生产的源头,它的衰落命运是可以预见的。更重要的是清代末期至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民众民生遭遇空前的生存危机,一向繁荣昌盛的戏曲艺术同时衰败。戏曲艺术、尤其地方戏曲走向衰落这在全国皆成了一种趋势(尽管此后京剧艺术崛起,可它在中原地区影响甚小,至今仍是如此),不仅唱戏的戏台场所遭遇破坏,由于人口锐减,生活窘迫,连观众也大不如前,加之不少戏班解散,艺人改行,戏曲市场严重萎缩,它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取而代之的是迫在眉睫的生存、生活。生活的困顿让木版年画也失去了光芒,逢年过节,人们买不起年画,毕竟年画是艺术品;贴一张便宜得多的石印、机印门画即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原地区的春联以自家买红纸书写为主,或自撰自写,或请人代笔。更讲究些的买张印刷的门画,而一般人家在中间写一个大大的福字就行了。在朱仙镇,木板年画与戏曲艺术的确唇齿相依。随着戏曲艺术的衰落,唱戏的人少了,看戏的人少了,了解、热爱戏的人也少了,由此导致以戏曲故事、戏曲人物为核心的年画创作停滞,表现戏曲题材的木版年画很少有人问津。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年画中的人物身份、故事情节或寓意价值,购买年画的热情自然消退。因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衰落,是商业、交通、社会生活、地方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中戏曲艺术在中原的衰退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① 参见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袁汝波:《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衰》,《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朱军献:《朱仙镇木版年画兴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如今,朱仙镇木版年画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寻常百姓家都能消费得起的普通用品,而成了艺术文化遗产,成了只供个别人、特殊阶层使用消费的奢侈品,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木版年画的制作也由过去的批量生产、以数量求生存,变为现在的精雕细刻。朱仙镇往昔繁盛的情景不复存在,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已然败落为中原地区一个最为普通的乡镇。笔者多次走访镇中居民,问他们还看不看戏,回答是早就没戏可看了,只在广播里听听、电视里看看而已。当代文化艺术的多样与丰富,传播方式的快捷与更新,甚至连听听看看都顾不上。搭戏台、请戏班的事儿变得更为遥远,如今的朱仙镇似乎与那个曾经的戏曲中心无关,这些历史许多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保留在镇上的木版年画社屈指可数,有的还转移到开封市发展(为了与朱仙镇木版年画相区别,特称开封木版年画)。在镇上的几家年画门店相当冷清,号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于个人经营性质,祖传的手艺舍不得中断,几乎是勉强支撑。现在的年画买家多为一些书画爱好者、研究者,或特色礼品。销售的有散页,更多的是装订成册或裱成轴卷,再加上精美的装潢。一本年画画册动辄数百元、上千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问津的。

考察得知,木版年画在朱仙镇人的心目中已然淡化,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保护似乎与他们无关。正如他们现在只看电视连续剧一样,传统戏曲的存续也在现代化生活中变得步履维艰。因此曾经一度关联度极高的木版年画与戏曲双双衰落,以至于连专家学者都忽略了他们与朱仙镇荣衰的密切联系。因此用“抢救”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准确的,至于它的开发、振兴、拓展等等,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文化艺术环境的改变,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历史的规律是选择,选择的原则是适者生存,文化艺术亦不例外。今天的朱仙镇依然据河临衢,盘据要津,然而朱仙镇木版年画像一台戏曲一样,大幕已徐徐落下,历史不可重复,纵然水运变物流,昔日盛况似乎难以重现。

[参 考 文 献]

- [1] 周宝珠.宋代开封朱仙镇考[J].史学月刊,1994(4).
- [2] 转引自 宋继郊.东京志略[M].王晟,等点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 [3] 光绪《祥符县志》卷九《建置志·市集》[M].清光绪二十四年本.
- [4] 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2005(1).
- [5] 朱军献.朱仙镇木版年画兴衰考[J].史学月刊,2011(4).

practitioner in this wave. Boccioni's innovation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as well as Joyce's manipulation of futurism techniques in *Ulysses* proved that futurism made d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art movement. However, futurism's innovation was exclusive to machines, motor and modern industry, and they preached up violence and war. As a consequence, futurism came to an end soo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broke out.

(15)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performance art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HUAI Wei • 86 •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performance ar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in subjects, purposes and paths, which is both a relic of history and a product of ideology. Experience from ancient time, moder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performance art is faced with a shift from political purpose to multiple purposes, subjects of governments to NGOs and a single path to various paths.

(16) Three basic categories of aesthetics of folk art JI Zhong-yang • 91 •

The three basic categories of folk art are its indigenous, utilitarian and artistic natures. Culture produces the ecology for folk art and accordingly makes folk art indigenous. Because folk art is an art in relation to everyday life, it is specific to its particular time and space. The artistic nature of folk art is limited by its indigenous and utilitarian nature of folk art, which makes folk art distinct from fine art.

(17)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Kun opera audience ZHAO Shan-lin • 96 •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Kun opera audience matter much to the protection of th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ough Kun opera is undoubtedly a select art, it was not. As early a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he identity of Kun opera was twofold: it was a popular art in that there were numerous theatrical troupes, performances, and a large audience; later it dwindled into a select art because of the isolation of family opera troupes, independence between *Qing Qu* and operas since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Since it was put on the list of the wor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un opera has been drawing a bigger, younger and more educated audience. It is hoped that more effort can be made to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of Kun opera and inject new life into it.

(18)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ual space of *He Wenxiu* in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or *Xuanjuan* with time and location ZHU Heng-fu • 106 •

The legend of *He Wenxiu* prevalent in the south to the Yangtze River was passed down in the fo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or *Xuanjuan* (a local opera). It was written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and got popula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hero's life and its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echoed the aspirations of common people. The textual space of *He Wenxiu* in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was decided by the fashions of different periods; the textual space of the art form of *Xuanjuan*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that it was determined by the restricted rural life and farmers' aesthetic taste.

(19) Opera stage, guild hall and immigrant culture LI Xiang-lin • 114 •

The theatre development in China tells us that guild halls and opera stages in temples were important venues for opera performance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atres. Communication theory proves that the venues also included guild halls. Compared with performers' singing, acting, recitation and acrobatics on stages, stories themselves and the decorative carvings of characters in guild halls, though mute, were no less wonderful. Researc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ld halls and operas, if combine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is bound to be an area worthy of study.

(20)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 culture: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hanxi operas CHAI Guo-zhen • 119 •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cause the interaction and fusion of opera culture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Shanxi operas in the three periods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knowledge (10th-21st century)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the dominance of operas in social space was undermined; ceremonial music was reduced to music for entertainment only; operas which used to be participated in and appreciated by almost all social members has become commodities exclusively owned by a few people; the break of spacial distance resulted in the 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s and the extinction of diverse local operas. Therefore, the living space for opera culture has been getting restricted.

(21)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opera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aintings in Zhuxianzhen of Kaifeng JIA Tao • 126 •

Zhuxianzhen, Kaifeng is one of the four most famous town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aintings. At its peak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Zhuxianzhen was the center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New Year painting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an artistically vital town. In modern times the paintings went into a decline. Today it is on th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waiting to be saved. The reasons for its prosperity and decline have been a great concern of scholar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ts evolution corresponds with that of the opera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also proves the close ties between folk art and local culture.